

来自基层的信心

崔加荣(广东惠州)

春运第一天，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亲近久违的村庄、小桥、蔡河水，以及养育过我的乡亲们。白云蓝天，晨风不寒，刚刚睡醒的村庄一片寂静。高大的白杨树枝丫上有几个硕大的鸟窝。村里大部分都是白墙红瓦的楼房，偶有古朴陈旧的老屋穿插其间。昔日波光粼粼的蔡河，在这个早晨显得冷清、沉寂。岸上不时传来喜鹊的“嘎嘎”声，给宁静的村庄平添了几分生机。

路过菜地，我帮父亲把满满一篮子荠菜提回家。我们都好奇哪里有这么多大棵的荠菜，父亲放下篮子，用镰刀刮去脚上的泥，微笑着问：“知道你们喜欢吃荠菜，初夏我收集了野生荠菜的种子，撒在了蒜苗行间。你看！长得多厚实。”说完，父亲捡起一棵花叶荠菜给我们看。

接下来的几天，天阴了下来，天气预报说年三十会下雨夹雪。在母亲的指挥下，我们把猪肉、羊肉都收拾好，准备了丰盛的食材用来招待亲戚。

到了年三十那天，阴沉沉的天空似乎真要下雨。趁着雨滴未落，男人清洗门框，贴门神对联。女人剁馅包饺子，洗菜准备团年饭菜。妈妈

安排着切肉，配佐料，劈柴生火，柴火在灶膛里噼噼啪啪响着，我被灶火烤得红光满面，脸颊滚烫。大侄子在院里架起新买的炉灶卤制椒麻鸡，硕大的炉灶火力旺盛，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儿飘满了院子。孩子们拿着骨头抛起来，小黄狗跳起老高，孩子们惊讶地叫着、笑着，院子里一片祥和。

在母亲的统筹安排下，辞岁晚宴菜肴丰富，年味儿十足。父亲和母亲在正位落座后，我们相继入席。父亲每年都要求我们回家团聚，但因天各一方奔波在外，多年都未曾如愿，难得今年全家人回家团聚，一家人轮流敬酒，父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幸福之感溢于言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面，瞬间触碰到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我突然鼻子发酸，眼含热泪。

餐桌后面的神台上，粗大的红蜡烛火光闪烁，香炉里青烟缭绕。父亲微醺，遂离席去休息，兄弟们继续猜拳行令，把酒言欢。小孩子围着沙发看春晚，妯娌们也推杯换盏聊得甚欢。

岂止父母盼望着这个场面，连我也几度恍惚，沉浸于天伦之乐之中。

儿子抱着手机不断刷屏，他指着手机说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信息，建议春节期间不要拜年，亲戚都不要走动，避免互相传染。我向父亲说明此意，父亲觉得不妥，面对多年相处下来的亲情不好开口。一家人讨论半天也无法定论，就这样带着稍许不安结束了晚宴，各自睡觉。

大年初一，我们仍然按照习俗早早起床，父亲准备糖果瓜子，母亲烧香敬神，为全家人祈福许愿。

我们跪下来给父母拜年，吃完饺子，然后开车去上坟祭拜祖先，回来已是七点。

手机里越来越多关于疫情的信息，让一家人心有戚戚地守在家里不敢再出门。直到傍晚准备吃晚饭时，询问了儿子最新情况，再次和父亲商量，希望取消所有亲戚拜年。父亲虽不情愿，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仍然做出决定，由他亲自电话通知所有亲戚不来拜年，我们也不去拜年。父亲打完电话，天已经黑透，他坐在太师椅上长出了一口气，我们心头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晚饭时，电视里重播着春晚，音乐依旧喜庆欢快，但是屋子里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

着，母亲担心地自言自语：“到底啥病呀？这么厉害！你看看，连个年都过不安生。这担惊受怕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儿呀？”

没人能回答她，也没人知道。但是凭直觉我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是没有和母亲说。吃完饭，手机里的消息越来越多，面对疫情，我无法为力，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我终于拨通了村支书的手机，村支书是近两年新当选的年轻人，身上有一股干劲儿和清风。电话响了半天，才听到他的声音：“喂！加荣，有事儿吗？”

我直截了当地把想法告诉他：“支书呀，你在广播里通知吧，都打电话通知别串亲戚拜年了。”

没过多久，村里的广播里传出通知：禁止串亲戚拜年！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父亲也松了一口气。

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村庄和社区这些基层的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村支书这样的基层干部们不计个人得失，果断采取措施，成为国家战胜疫情的有力后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坚定的信心。

海滩行

柔风抹面正黄昏，万里沙柔足有痕。
博浪飞艇晚潮急，摇头椰树隐情深。
可怜景只迎孤客，未与舟同渡友人。
自顾求鱼轻问月，扬辉何为我操心？

落叶乔木

被嫌只为满身皱，谁识曾经着彩云。
立地多情雕碧意，顺时到老守天真。
逞强已料寒风洗，示弱犹知骨气存。
叶落潇潇何惜惜，暂时一忍又逢春。

落木

亭亭春入盆，惨惨对秋音。
叶去成光杆，风来抹泪痕。
自由当守线，成长要留心。
不顾千山绿，岂能独善身！

新冠病毒感怀

人愁月不明，云黑笼长庚。
琼宇重门闭，游仙老泪横。
危时磨意志，难处见真情。
莫道封城苦，塞翁说复兴！

蒙利兴诗歌二首

七律·战疫必胜

赞白衣卫士

新冠疠病漫城乡，
捐斯源头灭祸殃。
领袖亲临巡一线，
大军紧急赴前方。
感天救治施仁爱，
拔地方舱敢担当。
坚定信心跟党走，
全民战疫固魂彩。

新冠似火若眉燃，
奋战洪流敢为先。
济世悬壶祛病毒，
晚挂桂月难安眠。
且留幸梦离家宅，
也把亲心献病员。
试问眼前谁最美，
白衣卫士盛誉传。

这个春节

世人被病毒逼向各自的蜗居
就连呼吸的空气也需要经口罩过滤
海量的消息干扰着人们的判断
无休止地放大着人们的不安
和着世人的灵魂正在被挤压
数千年的习俗被硬生生割断
阖家团圆仅仅是美好的祝愿
这是怎么了
千万人都在反思
难道仅仅归罪于蝙蝠吗
那一张张自省的面容背后
除了担忧
还有什么

无数的逆行者驰援疫区
无数的工作者重返岗位
无数的谎言一个个被击破
万众一心的誓言再次变成冲锋的号角
众志成城的热情不断叠加为成功的信心
多难兴邦虽有些悲壮
但向死而生的姿态是何等潇洒
即使是蜷缩着的生命绝不会坐以待毙
只为能够自由呼吸

空前的集体行动正在汇聚成向善的力量
这是民族自信力的彰显
这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我们并肩作战
努力将病毒恶魔拒之门外
进而将病毒撕碎
还世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世界
然后以全新的笔触去描绘
一幅春暖花开的画卷

快乐“吾”家 别有洞天

何一东(四川成都)

今年春节，因为疫情的原因，以往那种外出游玩、亲朋好友聚会串门的热闹场景不复存在。大家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少出门、少上街、不串门、不聚集，待在家中，为全民抗击防控疫情，尽一份力！

假期在家，买菜、做饭、洗碗几乎全包了。有一天，可能太凉了，突然之间就有点流眼泪，鼻涕，还间隔打喷嚏。我心中蓦然紧张，赶快量体温，正常。又对照钟南山院士说的新冠肺炎症状，感觉不太像。平常感冒了很少吃药的我，非常时期，小心为妙。赶紧吃药，碗筷也和家人分开。第二天，感冒症状基本消失，又继续吃药两天，症状完全没有，体温正常。又想起病毒潜伏期14天，心中仍有点惶恐。终于过了14天，一切平安无事。那些天，特别压抑，特别想找人倾诉。幸好有知心好友在微信上的温言软语、关心问候，暂可缓解心中的莫名压力……

83岁的老爸非常关注疫情，和老妈不轻易外出。大年初二，我从老家南充到成都看望儿子，打电话给哥哥准备到家里来聚

聚。被老爸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尽管么爸不太高兴。老爸认真地说：“亲情虽然重要，但全民抗击疫情更重要！待到控制和消灭了病毒，我们兄弟再相聚也不迟！”现在，老爸和老妈基本上都在家里，还让孙儿专门建了一个群，把子女及媳妇、女婿都拉进来，凡有关疫情的消息，都发在群里共享，做到相互提醒与注意。他专门写了一首诗《闭宅防“新冠”有感》给家人鼓劲：“白日太闲，电视观看。夜里酣睡，早上起晚。一日两餐，准时开饭。上午十时，下午五点。饭菜适宜，正合体检。饭后沉思，浮想联翩。人生在世，坡坎坎。塞翁失马，祸福变换。祝愿世人，毋须报怨。食过黄连，更知蜜甜。非常时刻，听党忠

言。上下齐心，‘百团大战’。奋战到底，歼灭‘新冠’。迎来大捷，全民狂欢！欢庆之余，并肩再战。振兴中华，国泰民安！实现国梦，举世称赞：中国伟岸！中国伟岸！”

在家的日子，分享抗疫方面的新闻、“溜”朋友圈、和新老朋友交流成了生活重要的内容。步入91岁的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李致告诉我：鼠年前几天，他女儿从美国回来，陪他过春节。他很愉快地与亲朋老友吃了团圆饭。春节期间前后两三天，他与不少亲朋老友互致祝福，其乐融融。

李老高兴地说：“我的挚友、106岁的马记述老人，专门托人给我带来了他写的‘福’字，红底黑字，喜气洋洋。李老又心情沉重地说：

“可令人揪心的是疫情，我和女儿关注武汉同胞，愿感染病毒者早日恢复健康。又为全国许多省市医疗队支援湖北而感动，相信全国能早日战胜疫情！”

好友小弯是乐山某大学的教师，人面桃花、情致两饶。她的老家在乐山市井研县。她说：“我平常和父母相处的时间不多，今年春节回家，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玩手机的时间减少了，陪父母上街买菜，陪他们看有关老年人的电视剧，摆龙门阵等，感受浓浓的亲情！在家里，也不觉得难受，有时间多陪陪父母和亲人，也是一种快乐与幸福！”

而我们要好的一群文友盼望的是：抗疫早日成功，畅享欢乐与自由！

最后一公里

蒲江涛(四川巴中)

“老赵，烂田湾最后一公里路修通了。”

副镇长老潘迎面走过来，手里夹着一根烟。

“嗯，烂田湾终于甩掉泥巴路了。”镇长老赵转过身来，望着老潘笑了。他刚从县城回来，又要出门去渝州，那边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打来电话说，他们愿意收购镇上即将丰收的几千吨花椒。

“前两天你在县城开会不晓得，烂田湾那张大牛三天两头跑到镇上来骂人，就像烂田湾公路旁边长出的一茎刺。”老潘说起张大牛就来气。

张大牛骂人？老赵脚步慢了下来，心中飘过一朵阴云：修路涉及的拆迁和占地，早在开工之前就已经妥善处理，没有留下尾巴啊？张大牛跑到镇政府来骂人，是不是那个把他惹毛了哦？

“他有啥事？没人惹他吧？”老赵盯着老潘。

老潘说：“哪个都没惹他。他就是不理取闹，还出口伤人，我反复给他讲道理，他横竖不

听，油盐不进。”

“骂人也得有个理由吧？”老赵摆了摆手。老潘告诉老赵，几天前下了一场雨，张大牛家的房子渗水，屋里潮湿得很。

“这跟公路有啥关系吗？”

“张大牛说，刚修的公路比他的房子还高，压得他家都快倒霉了。”

老赵一愣，钻进车门说：“走，我们到他家看看！”

皮卡车驶出镇政府大门，沿着那条新修的公路，直奔烂田湾而去。

“房子渗水，自己动手挖一条水沟都能排走，干嘛要骂人嘛？把骂人的工夫用到挖沟上，哪里还会渗水嘛！……”

估计老潘都被张大牛骂狠了，一路上都在抱怨。老赵心里有事，没空理睬他，一接一支吸烟。

几支烟的工夫，车就到了烂田湾。

整个烂田湾，依山傍路都是青瓦红砖的小楼，就数张大牛的房子最扎眼。两间泥巴糊的旧瓦房，趴在公路下边，凹进旮旯里，显得脊气沉沉，活脱脱一耄耋。屋里光线昏暗，摆放着几件旧家具，上边的漆都剥落了。最打眼的要数那一个红红的“囍”字，印在衣柜的穿衣镜边上。望着这套添置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嫁妆，老赵不由得想起了他那刚过世的爹娘，想起了他那不堪回首的少年时代，面色由青转紫，心情由轻变重，不觉叹了一口气。

张大牛一脸尴尬，既没吭声，也没叫坐。他万没料到，老赵和老潘会跑到自己家里来。

老赵说：“大牛哥，我们来看您。”

张大牛蠕了蠕嘴，还是不吭声。

老赵心里一紧说：“大牛哥，我和老潘是专程来向您道歉的。”张大牛心尖儿一颤，嘴角哆嗦了一下，想说点啥，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愣愣地站在那里。

凌晨五点二十的温度

曾训骥 周晓霞(四川成都)

边的男子恳求道。

“要不我下车？”见我迟疑，乘客征询我的意见。

“你不忙，我问一下”我问街边男子，“啥时候的动车？”

“成都到福州的D2244，六点半发车，经过汉口。”

“噢，还早呢。”我瞟了一眼手机，松了一口气，“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乘客先送到昭觉寺，然后回来接你。你记个我的电话，我回来之前你们若打着手，就告诉我一声。放心，时间充裕，来得及的。”

“噢，那这样就圆满了。”“义工”对我说。

轿车右拐，飞奔上二环，在高笋塘右拐，到昭觉寺南路口右拐，很快就到昭觉寺山门停下了。下车、倒车，原路返回。成都就是好，平原坝，街道宽阔平坦。凌晨时分，还不堵车。

一路上没有接到街边男子的电话，我直接将车开向汇融名城A区。刚刚拐进高车一路口，我就看见刚才那两个人还在街边等着，一边等，还一边搓着手。这天气，确实有点冷。等我将车刹住，才发现等车的似乎多了两个人。仔细一看，原来多了个大妈，大妈怀里还有一个五六岁的男童，我一看时间，刚好5点。

“真舍不得你走！”男子的声音低了下来，“家中有老有小，还有我这个……”

女子轻轻叹息一声，道：“又不是生离死别，那么伤感干啥！”

“既然听我的，我的话就是：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妈和孩子。不要让我分心！你们平安，我才能在前线全力以赴！”女子略带磁性的标准成都话传来，“你放心，我毕竟是学医的。再说

了，我们是有组织的行动，绝不会有危险的。”

“师傅，您可回来了！”男子拉开车门，对我说，“我们等了这么久，一直打不到车，滴滴车也没有！谢谢您啊！”一见出租车到来，男孩挣脱老人的怀抱，跳到女子的怀里，大声地叫道：“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不准你走！不准你走！”

儿子的声音，在寒风中显得特别刺耳。女子搂着儿子，大滴的泪水滴在儿子的脸上。“安贤，你一个人在外，一定要小心！国家有难，支援前线，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孩子在老人和男子的帮助下，将男孩抓住衣服的手掰开，使劲将他从母亲身边抱过去。“妈你放心，我们是一个援助医疗队呢！”女子安慰道，“我又是三岁小孩子。”

“儿子，你放心，我们是一个援助医疗队呢！”女子安慰道，“我又是三岁小孩子。”

“可我总记得在这个时候，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心里不踏实。这几天晚上都不大好打车，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多跑趟车，让更多的人团聚，不也挺好的嘛。可是今天我这一趟车，却是将一个家庭分成两半……”

轿车很快在东广场取票口外停下。一看时间，5:20。

年轻夫妇都买单了，下了车，拿好行李，向取票口走去。取票大厅里，灯火辉煌，一些人在排队取票。门口，两个女子向着我们这边挥手致意：“哎，我们也到了哟！”年轻夫妇见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望着他们前行的背影，我的眼睛突然朦胧起

来……不行！这样不行！我得为他们做点什么！“喂！”对着他们的背影，我大喊一声，但年轻夫妇没有一点反应。是啊，谁的名字叫“喂”呢？眼看他们几步就要跨进大厅，我突然想起什么，高声叫道：“喂，安贤！”

年轻男子和女子正说着话，同时吃了一惊，回头来，见我在朝他们招手，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向我跑过来，急切地问道：“是钱没有付够吗？”

“不，我想将打车款退给你们。”“为什么啊？”男子瞪大了眼睛，女子微笑着看着我。也许，在他们眼里，今天是专门去送他们，我没有多要车费，就已经不错了，怎能退回车费呢？

“是这样的，你们看，安贤是，是叫安贤吧？你一个弱女子都能奋身前往疫区，救死扶伤，我一个大男人，却一点也做不了